

如何以「母后生的很美」写一个故事？

《结海楼》已完结。

「母后生得很美，就连这脚，只是看一眼，便叫人想入非非。」

哄小太子睡觉的时候，二皇子容时捉住我的脚，没头没脑地来了这么一句。

宫女太监虽早已被打发出去，但旁边还有个刚刚睡着的小太子，随时都可能被吵醒，他怎么敢如此大胆。

「容时，现在不是时候。」

我低声呵斥，挣了一下，没能挣脱，反被他用力拖进了怀里。

动静有些大，榻上尚未收起的围棋被震动，一颗棋子掉落在地，发出了清脆的碰撞声。

我一惊，连忙去看小太子。

好在他睡得很沉，半点要醒的迹象也没有。

脑袋被一只大手扭了回去，容时沉沉地瞧着我，目中欲色极浓。

「别看他，母后，看我。」

我被他勾得有些情动，但也还记得这是青天白日，随时都有可能来人，咬唇忍道：「阿时听话，放开我。」

容时喉结动了动，右手伸到我胸口的衣襟处，忽地掏了进去，虚虚握住。

「好久没见到母后，我怎么会轻易放掉？」

我被他激得腰身一紧，用最后一丝理智求道：「别在这，他会醒的！」

「那就换个地方。」

他笑笑，低头衔住我的唇，双手掐住我的腰，抱着我滚落到了榻下。

床榻不再摇动出声，他便放开了动作，大开大合。

「容时，你……嗯……不要命了吗？」

他低喘着轻笑，「能跟母后在一起，还要什么命。」

我抵不住诱惑，闭上眼，与他共沉沦。

我其实不喜欢容时叫我母后，事实上，他只比我小一岁而已。

他野心极重，可惜，他的亲生母亲只是个偶然爬上龙床的小宫女，在生下他之后没两年就暴毙了。

这样的背景，皇位怎么也不可能轮到他。

而当今太子容平，也就是榻上睡得正香的这个，如今还不满十岁，傻愣愣的，偏就投胎到皇后肚子里了，一生下来，就捡了个太子之位。

去年秋日里，皇后病逝，老皇帝算来算去，一拍脑门，让我做了皇后。

因为我只是个四品言官之女，没有背景，又没有子嗣，他笃定我会安安心心扶养太子长大，将来太子登基，我对他也构不成威胁。

关于我为什么没有子嗣，我想说，真不是因为我不行，而是因为，皇帝压根就没碰过我。

我叫陆琦蓝，我入宫那年，皇帝已经五十七岁了。

他本身就有些不行，四十岁那年，才陆续有了几个孩子，四十八岁，有了唯一的一个嫡子，那之后，便再也没开过张。

我进宫时，他早就没有能力宠幸妃子了。

翻了我牌子那晚，他无比慈祥地，让我光着身子，和他下了半宿棋。

人菜瘾大。

我是个老实本分的人，从不抱怨，从不多问，从不给他添麻烦，他便很乐意到我这里来。

皇后病逝后，他扶我上位，大概与先前攒下的好感也有很大的关系。

去年年末，我入主坤德殿，接过了还是个小娃娃的太子容平，照顾他的生活，教导他读书习字。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一向对人颇为疏离的容时，开始以探望幼弟为由，频繁地出现在我面前。

按宫中规矩，原本皇子满十五岁就该离宫建府，然而前两年因皇后患病，容时自请留在宫中照顾，这才拖延了整整两年。

如此仁孝的二皇子，自然是赚足了好感，从前对他不甚在意的皇帝，也对他称赞有加。

可我知道，他并非什么温良仁孝之人。

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一步步走进权力的中心。

接近我，也是他的手段之一，我毕竟是皇后，多少有些话语权，与我为盟，能为他争取到很多机会。

我对此并不反感，他年轻俊朗，身强力壮，对于困在深宫中的我来说，也算是个慰藉。

危险，又迷人。

他有心勾引，我甘之如饴，花丛，榻下，窗边，都曾是我们的战场。

不过，毕竟是偷情，我和他都还算克制，尽量约在没人的地方。

但这次，他去治理蝗灾，离宫月余，再回来，便如饿狼似的凶猛了。

他刚进门的时候还算收敛，给小太子带了些小玩意儿陪他玩，后头又陪他习字，教他下棋。

等到小太子睡熟，他就什么也顾不得地扑上来。

我和他云雨巫山的时候，小太子就在上面睡着，时不时翻个身。

我不敢出声，动情处，忍得牙关都要咬碎了。

「嗯……母后……」

小太子梦中嘟囔了几声，我踢开趴在身上歇气的容时，一边整理衣衫，一边想要爬起来。

「不过是梦呓几句，母后胆子也太小了点。」容时低低嘲笑我一句，伸手又把我拉了下去。

我有些恼了，「干什么？」

「母后，没够。」他嘴唇张了张，又想来吻我。

就在这时候，大门外传来了太监的通报声：「皇上驾到！」

我们同时顿住，对视了一眼，他叹着气摇摇头，扶住我一道站了起来。

我与他早有经验，每次在一起，都不会把仪容弄得太乱，稍稍整理一下，便什么痕迹也没有了。

是以太监通报后不消片刻，我和容时便已开了门，整整齐齐地出去接驾了。

皇帝挺着个大肚腩，晃悠悠地走了进来，瞧见容时，笑呵呵地问他：「怎的一回来，就直奔坤德殿了？」

容时面不改色道：「儿臣心里挂念平儿，碰巧回来时又淘到了几件小玩意儿，便迫不及待地拿过来了。」

「你这个做哥哥的倒是有心，平儿呢？」

「平儿睡着了。」

皇帝点点头，瞧了瞧我，疑道：「皇后，你的脸怎么这么红？」

我伸手摸了摸，果然还烫着，略微一笑，低头道：「是热的，皇上，臣妾一热就脸红，今年的秋老虎可厉害呢。」

说这话的时候，容时侧目瞧了我一眼，似笑非笑。

皇帝并未生疑，说道：「确实，朕也觉得有些热，那就别在这站着了，进屋吧。」

他负着手，乐呵呵地进门去唤小太子了。

小太子被他弄醒，哼哼唧唧地抱怨，我和容时就站在一旁站着，时不时搭两句话。

皇帝哄了小太子好半天，才对容时说道：「你如今年纪不小，也该封王建府，娶妻生子了，这次治理蝗灾你立了大功，有什么想法，尽管告诉朕。」

封王建府，娶妻生子，这都是迟早的事，我知道会有这么一天，但皇帝突然说出这话，我却还是觉得有点突然。

刚刚还同我抵死缠绵的人，明天可能就要牵别的姑娘的手了。

容时反应倒还平淡，只低头道：「儿臣没有什么想法，全凭父皇做主。」

皇帝指着他笑起来，「你看看你，总是这般风轻云淡的样子，一点也不像朕。」

话虽这么说，却还是看得出来，皇帝就喜欢他这样。

摇了摇头后，皇帝叹道：「也罢，这些事，朕给你做主，不过，选妃一事……」

他拉过我的手，拍了拍，「便交给皇后了，皇后蕙质兰心，看人准，交给你呀，朕放心。」

我腼腆一笑，点了点头，「多谢皇上信任，臣妾必定擦亮了眼睛，选个让时儿称心如意的王妃。」

「那就有劳母后了。」

容时面上笑着，眸子却半垂，让人瞧不出什么情绪。

他该是高兴的吧，娶妻后，他便又多了一分力量，一分背景。

至于我，于他而言，从来都只是上位的工具罢了。

这天话题有些沉重，聊到后面我兴致缺缺，不再参与，只守着小太子，陪他写字。

皇帝和容时聊了半晌，一道用过饭后，又一道走了。

我在第二天开始张罗，给容时选妃，筛出各家适龄女子后，又差人去要了画像来。

这天我正在看画像，容时牵着小太子不打招呼地就进来了，我懒得看他，一边看画，一边头也不抬地问他：「你来干什么？」

小太子先他一步嚷道：「我要看哥哥的媳妇儿！」

我抬眸训道：「平儿，怎么没规没矩的。」

小太子缩在容时身后，委委屈屈道：「哥哥说母后在给他挑媳妇儿，我想看看。」

「是你想看还是哥哥想看？」我丢开画卷，盯着容时。

他牵着小太子缓缓向我走来，「这可是给我挑王妃，还不准我看了？母后怎的这般小气。」

「就是就是。」

小太子狐假虎威，蹦了上来，抢过几幅画看了又看，摇头道：「切，还不如母后好看呢。」

容时笑意盈盈地瞧了我一眼，随即把画遮住，对小太子说道：「平儿，你先出去好不好？」

小太子不解，「为什么要我出去？」

「因为这是哥哥的媳妇儿，不能让别的男子看，平儿要讲规矩哦。」

「嗯……」

「平儿，字写完了吗？」

「嗯……」

「庄嬷嬷！」

「别叫她！我自己去就是了。」

小太子鼓鼓腮帮子，不情不愿地关门出去了。

他刚走，容时便弯下腰，从背后抱住我，用黏腻腻的声音问道：「母后看得怎么样了？」

我淡漠地摊开一幅画，「没长眼睛吗？我正在看。」

「怎么火气这么重，吃醋了？」

他捏住我的脸掰过去，低头在我唇上啄了一下，「怎么连吃醋都这般可爱。」

「少来，当着这些未来媳妇的面与我调情，刺激吗？」

「什么未来媳妇，我眼里只有母后。」

他大手一挥，将桌上画卷悉数推开，随即抱起我，将我放在了桌上。

「容时！」我伸手抵住他想要凑过来的脑袋，急道，「你怎么像条发情的野狗，随时随地都要……啊！」

他掰开我的双腿，低喘道：「都是因为母后太美了。」

「别叫我母后。」

「好，阿蓝。」

「你都要跟别人成亲了，不许……嗯，不许再赖着我。」

他笑着，缠绵地亲吻着，用安抚的语调说道：「我娶别人，是迫不得已，我赖着你，是真心喜欢。」

我心念一动，脑中一片空白。

他总能算准我爱听什么，总能把我吃得死死的。

兴尽后，我问他：「你可有看上的？」

他摇头，「我想要的不在这其中。」

我期待着他下一句会说「我想要的只有你」。

然而希望落空了，他目光沉沉，瞧着我道：「我想要吏部侍郎家的嫡长女，陆嫣。」

我失落了片瞬，随后勉强扯了个笑，「陆嫣好像最近才被人退婚了，选她为妃，似乎不太相配？」

「是那个男人配不上她，跟她没什么关系，母后，你想想办法。」

这话，听着倒像他早已属意别人似的，我莫名有点恼火。

「被退婚总归是个污点，你父皇那边……」

「你想想办法。」他又把这话说了一遍，随后在我唇边吻了一下，哄道，「你可是皇后啊，没有你办不到的事，是不是？」

我是皇后，这才是他眼里的我，而非什么情人。

我心里其实闷得慌，但细想想，我与他本就不是什么正当关系，互相利用罢了，实在犯不着为他吃醋，便勉强点头，

「行，我给你想办法。」

陆嫣这人，实在是有些神秘，除了听说她被退过婚，我对她就再没什么了解了。

好在一打听，得知她的长兄，陆沉渊，如今是宫廷画师，正住在宫里，我便立刻差人去请他了。

没承想宫人去了一次又一次，这陆沉渊总在睡大觉。

没办法，我只能亲自去找他。

他住在敬文轩，架子大得很，宫人都不敢进去吵他。

我直接推门进去，一股淡淡的酒味儿飘了过来，窗边站一个身着月白衣衫的男子，长身玉立，气质出尘，手中拿着一支笔，正对着桌上的画发呆。

原来他并不是睡着，他只是不想开门。

「陆先生。」

我唤了一声，他转过脸来，我才发现他容貌这般俊美。

他呆了一呆，也不问我是谁，忽然指着我说：「你别动。」

我有些纳闷，只见他又瞧了我一眼，随后便提笔伏在案上画了起来。

好一会儿工夫，他才满意地直起腰来，瞧着我笑道：「姑娘勿怪，我方才正在画嫦娥图，就是这脸，怎么也画不出来，直到看见姑娘，我才有了灵感。」

这话说得我心里甜滋滋的，我稳住不过于得意，缓缓走了过去，「先生这般投入，我怎么会怪呢，让我瞧瞧。」

我走到案前看他的大作，只见白纸上画着一个细胳膊细腿儿的生物，脖子上顶着一张大饼脸，那五官，就跟随手撒上去的芝麻粒儿似的。

我笑笑，哗地一下就给他撕了。

他瞪大了眼睛，「你怎么平白无故撕人的画？」

「这叫画？你怕是有那个大病，我拿大饼蘸墨往纸上一按都比你这个嫦娥漂亮！」

他被我吓得后退半步，「好小子，你是什么人，敢这么嚣张？」

「我是皇后！」

陆沉渊定了定，眨眨眼，连忙抱起一堆画塞我手里，「皇后驾到有失远迎，来，再撕几张，别客气。」

我正火大，抬头想跟他理论理论，没想到他变脸比翻书还快，此刻已是一副谦谦君子的模样，眉目含笑地瞧着我。

他来这么一出，我倒不好再跟他计较了。

我丢开满怀的画，想着毕竟是有求于人，将来没准还是亲家，便压下火气，瞪着他问道：「你是陆沉渊吧？」

「正是，不知道皇后娘娘造访，所为何事？」

他双手交叠在身前，我扫了一眼，却发现了一点不对劲。

一般文人墨客的手，那都是细皮嫩肉吹弹可破的，而陆沉渊的手显然粗糙了些，虎口和指腹处还生着肉眼可见的茧子，倒像个武夫。

这是个什么宫廷画师？总不能是画画太用力，把手磨成这样的吧？

「皇后娘娘？」

他唤了一声，我连忙移开目光，轻咳一声，「哦，也没什么大事，只是听闻令妹姿容绝艳，想要一张令妹的画像。」

「姿容绝艳不敢当，不过是小家碧玉罢了。」他有些好奇地瞧着我，「不过，皇后娘娘要她的画像做什么？」

「我爱看美人图行不行？」

「娘娘爱看美人图，我这里多的是啊。」他拿出一幅画递给我，一打开，与那嫦娥图差不了多少。

我看着他，「陆沉渊，你不会真的以为自己画得很好吧？」

他瞧了瞧画，又瞧了瞧我，不甚甘心地把画收了起来。

「娘娘请等我两天，两天后，我亲自把妹妹的画像给您送过来。」

我满意地点点头，「那就有劳陆先生了，没什么事了，我就先回去等先生消息了。」

「我送您。」

他恭恭敬敬地领着我出门，没走几步，容妃那儿的大宫女便迎面走了过来，瞧见我们，先行了礼，又转而笑盈盈地问陆沉渊：「陆先生，那嫦娥图可画好了吗？我家主子都念叨一个月了。」

我心中暗道不好，果然，陆沉渊面带遗憾地对宫女说道：「画好了，又被人撕了。」

小宫女瞪大了眼睛，「什么！什么人敢撕我家主子的画？」

陆沉渊瞅了我一眼，面不改色道：「皇后娘娘撕的。」

「皇后娘娘……」宫女瞧着我，欲言又止。

我是没想到那嫦娥图是容妃请他画的，我看着宫女，讪笑道：「是我撕的，容妃要那玩意干啥，挂屋里辟邪吗？」

宫女眼眶一下就红了，低眉顺眼道：「主子说屋里空旷，想要张画来装饰装饰，欢欢喜喜等了一个月，没想到……既然是皇后娘娘撕的，那撕了就撕了吧，想来主子也不会说什么。」

嘿，我成恶人了。

我咬牙看了看陆沉渊，他也低眉顺目地站着，一副受害者的模样。

他一个月就画出来一张大饼，哪是什么正经画师啊，怪不得他叫我多撕几幅。

罢了，还指望跟他结亲呢，犯不着置气。

我安慰了一番那宫女，告诉她我会送几幅名画给容妃赔罪，这才事算了结。

过了两天，容时被封为宁王，赐府邸于城南。

他来时，小太子呜呜哭了小半天，说以后不能天天见哥哥了。

容时哄他：「只要平儿想，哥哥每天都进宫来看你。」

我在一旁坐着，说不上是喜是忧，容时野心太大，他虽未曾表露，可我也知道，他最想要的，还是皇位。

如今他与小太子兄弟情深，会不会有一天，他为了皇位，对小太子下手呢？

「母后怎么满面愁容？」容时俯身抱住我，低声问道。

我吓了一跳，连忙去看容平。

「平儿睡着了。」他咬了咬我的下巴，诱道，「母后，天黑了。」

.....

陆沉渊前来送画时，我正满面潮红地被容时压在窗边，他不知道哪里学来的恶趣味，偏要开着窗，好在开的是后窗，没人看得见。

「母后，真想去前面，让他们都看着，看着我怎么欺负你……」

我想了想那场景，便羞恼得头皮发麻。

「别说这些浑话了！」我喘着气，等他低吼一声，骤雨停歇，便一把推开他，开始整理衣裳。

「怎么这么急？」

「有人来了。」

「哪有什么人啊，天都黑了。」他靠窗站着，半露着胸膛。

「我听见外面的声音了。」我说着，又把他把衣服整理好，刚完事，便听见内侍通传道：「娘娘，敬文轩的陆先生求见。」

「你瞧，来了吧。」我拍拍容时的胸膛，领他去外屋，让他和容平待在一起，这才开门出去。

陆沉渊换了身墨色衣衫，头发高高束起，拿着画负手而立，与那日又有些不同了。

我被他惊艳了一下，问他：「先生今日怎么打扮成这样？」

「出宫一趟，换身衣服方便行路。」他淡笑着，把画递给我，
「这是您要的画。」

「有劳了。」我接了过来，想了想，又不太放心地打开看了一眼。

果然，嫦娥 2.0。

「陆沉渊。」我的笑容垮了下来。

他被我吓得往后退了半步，小心道：「我妹妹她，就长这样。」

我点点头，卷起画啪啪揍他，「你是不是，有什么，毛病！」

没几下，画便破了。

陆沉渊捡起来护在怀里，辩解道：「我特意回去了一趟，结果那个母老虎她不让我画，我尽力了……」

「搁我我也不乐意让你画呢！没有现成的吗？」

「没有啊。」

「你不早说？」

「你也没问。」

还挺有道理，我的火气戛然而止，跟他面面相觑。

觑了一会儿，我踹了他一脚，让他赶紧消失。

罢了，下月中秋宴，把陆嫣请进宫来就是了。

陆沉渊走了两步，又回头道：「其实我可以重新画……」

「你再不走今晚就横着出去了！」

他麻溜地走了。

我瞪着他，看他消失才回屋，一进门才发现，容时正在窗边，他刚刚应该是透过缝隙观察外面。

「我还是第一次见母后这种样子。」

我有点蒙，「什么样子？」

他又瞧了一眼窗外，语气凉凉的，「说不上来。」

我顿了顿，走过去拍拍他的胸膛，「想什么呢，刚刚那人是陆嫣的哥哥，他过来，是为了给我陆嫣的画像，你不是想娶她吗？我总得知道她长得是圆是扁，才能跟皇上提吧？」

「嗯。」他垂下眸子，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沉默了一会儿，问他：「容时，陆嫣长得好看吗？」

「没你好看。」他脱口而出，像是早已练习过千万次的敷衍。

我送了好些请帖出去，邀请各家女眷进宫参加中秋宴，给容时选妃一事并不是什么秘密，稍稍有点眼力见的人，都能明白我是什么意思。

各家有各家的算盘，中秋那晚，入宫的女眷们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生怕被人比了下去。

唯独陆嫣迟迟未到。

陆沉渊也在宴上，宫里年年办中秋宴，也年年请画师作中秋宴图，今年陆沉渊就混在一堆画师里面。

我瞧着，他是一笔也没画。

因为我提过要求，参加宴会的女孩们都要献上一段才艺，这会儿，正是她们争奇斗艳的时候。

可惜陆嫣不在，我对她们都提不起兴致。

没兴趣的不仅我一人，容时默默喝着酒，看也懒得看她们。

等到最后一个弹曲儿的演奏结束，皇帝早就困了，他年纪大，又患了一身的病，经不起折腾，三两杯酒后便打着呵欠回去休息了。

皇帝前脚刚走，后脚便有内侍领着陆嫣过来了。

她一身黑衣，头发束得高高的，干净利落，从头到脚唯一的装饰，便是一对小小的耳坠子。

走起路来像个意气风发的少年郎，步子迈得很大，脚下生风，内侍几乎跟不上她。

容妃拿起帕子掩了掩面，低声道：「这就是陆家那个被退婚的丫头？打扮得怎么像个男孩似的，太不成体统了。」

说完，陆嫣便已行至跟前，不卑不亢地行礼，「皇后娘娘万安。」

走得近了，我才发现她长得果然俊俏，就是皮肤相比其他士族女子来说，黑了点，不过，也丝毫不影响她的出众。

容时在这时候才抬起头，目光灼灼地看着她。

我有些心酸，收回眼神，浅笑着问陆嫣：「陆姑娘怎么来得这么晚？」

陆嫣挠挠头道：「来的路上，我们的马车撞了别人家的猪，耽搁了。」

此言一出，坐在我旁边的小太子便哈哈大笑起来，随后席上众人也都窃窃笑了起来，像看着个傻子一样看她。

容时也忍不住笑了笑，不过瞧那眼神，绝不是在取笑。

我强忍住心中的酸涩，笑着问她：「那猪怎么样了？」

「猪没事儿，就是马车轮子坏了，我是一路跑过来。」

她说得坦然，好像丝毫不觉得大家在笑话她。

我又问她：「你可知道今日来宴会，是要献艺的？」

她两眼放光地回我：「知道知道，我新学了一个戏法，这就给您表演！」

她拿出一块布，变了碗水出来，又逗得大伙哄堂大笑，那笑里，讥讽恐怕占了大半。

容妃笑罢，嗑着瓜子道：「姑娘家家的，怎么学这不入流的东西，我算是知道她为什么被退婚了。」

这样想的不止她，别的人大概也这样觉得，只是不敢说罢了。

陆嫣未尝察觉不到，却丝毫不在意旁人的眼光，落落大方地坐了下来。

我瞧着她，却笑不出来，我没见过这样的女子。

明明是出了丑，明明大家都在笑话她，可我却觉得她明媚洒脱，光彩照人。

真奇怪。

宴会至此才到一半，我们赏月、祝酒的时候，庭下仍有歌舞助兴。

我无心观看，一颗心都在容时身上，虽只是互相利用的关系，但无法否认，我是喜欢他的。

入宫两年，他是唯一给过我慰藉的人，即便是虚情假意，于我而言都弥足珍贵。

而今夜，我却在为他选妃，更辛酸的是，自打陆嫣出现，他便一个眼神也没给过我。

我低下头，闷闷地倒酒。

就在我伸手拿酒壶的时候，耳旁忽然传来嗖的一声，猛一顿，一支飞刀便凶狠地扎在了桌上，只差半寸，那刀便扎到小太子了。

「有刺客！」

场上一下混乱起来，我连忙抱住吓蒙了的小太子往后躲，许多侍卫冲出来，眼前人影绰绰，兵器碰撞声不绝于耳。

刺客衣着各异，甚至有混在侍卫中的，一时打得乱糟糟的，分不清敌我。

嗖嗖几支箭迎面而来，我在地上滚了一圈，侥幸躲过，下意识去看容时，想向他求救，却见他看也不看我，飞身扑向陆嫣，为她踢开一支冷箭。

我在这一刻顿住，心好像沉到了谷底，没有再挣扎的欲望了。

嗖的一声传来，面前的侍卫倒了下去，我彻底暴露在了刀剑之下。

冷光一闪，我以为自己就要没了，未料有人一脚踢开那刺客，伸手来拉我。

「娘娘，快起来！」

我怔怔抬眼，陆沉渊汗淋淋的脸映入眼帘。

「跟我走！」他又叫了一声，我这才回了神，将哇哇乱哭的小太子推给他，「别管我了，快带他走！」

小太子连忙伸手抓我，「母后！呜呜母后……」

「你说什么呢！」

陆沉渊抱住他，挥刀斩了一个刺客，随即丢下刀，一把拉起我，朝黑暗处跑去。

有人追了上来，他右手抱着小太子，左手牵着我，竟也不落下风，一面躲避，一面将刺客踢得吐血。

陆沉渊带着我们甩开了刺客，在暗处躲了很久，直至遇见增援的羽林军，这才松开了我的手。

羽林军势如破竹，很快便拿下了所有的刺客。

这一晚，刺客行刺的不仅仅是我们，更是早早就回房休息的皇帝，好在他身边守卫众多，这次只是受了点轻伤而已。

一切尘埃落定时已近四更，我在坤德殿里后怕不已，小太子惊魂未定，我也好不到哪里去，却还得强打起精神哄他。

陆沉渊安顿好我们，便要往外走，「我去看媽媽。」

我心中有惑，想问他为何会武功，奈何坤德殿此刻人多，便只能先压在心里。

他一开门，忽然顿住了，毕恭毕敬行礼道：「宁王殿下。」

我抬起头，撞上了容时的眼睛。

他一身的汗，衣衫都被浸湿了，此刻眼睛里满是关切，错开陆沉渊快步走来，「母后，你怎么样？」

他现在才来，在这之前，是一直在保护陆媽吗？

我心中冷笑了一下，抬眸淡淡瞧着他道：「我好得很，宁王不必担忧。」

他一怔，眸子里的关切变成了茫然，许是因为我从未这样生疏地叫过他。

「母后……」

他瞧了我许久，见我面色仍旧冷淡，缓缓走到跟前，问道：

「母后可是怪我来迟了？我方才，四处寻你寻不到，都快……」

我抬抬眼皮子，打断了他，「宁王不必解释，你一片孝心，我是知道的，何况我现在又没事，怎么会怪你呢？」

他嘴唇动了动，说不出话来。

因为中秋宴这一场刺杀，所有参与的人，只要还活着，都被囚在宫中调查。

我听内侍说，那天晚上，宁王容时临危不乱，保护了许多人，无数刺客被他斩于剑下，现在大臣们都对他感激不尽。

不仅如此，他杀完宫宴上的刺客后，第一时间赶去皇帝的寝宫，侍奉左右，皇帝又是感动又是欣慰，把羽林军交给了他调动，还让他负责调查此事。

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已无从得知，因为那晚的刺客，没有一个活下来的。

容时查了几天，从刺客们的刀剑衣物等推测，他们可能是前朝余孽，至于其他细节，人都死光了，也查不出太多了。

调查到后两日，宽松了些，我便将陆沉渊传唤到了跟前。

他知道左右躲不过我的盘问，一副难办的表情，好半天，才道：「我确实不是什么正经画师，我本来，是个江湖剑客。」

「江湖剑客？这不是闲书里才会出现的东西吗？」

「你生在深闺，如今又活在高墙里，不曾见过外面的世界，自然不信。」

他这么一说，显得我很没见识一般，我心中不悦，又不愿被他看轻了，便不再质疑，只问他：「那你为何又进了宫？」

他笑笑，眼底尽是无奈，「厌倦了打打杀杀，便回京城，托旧友谋了个宫里的闲差，说好的天天睡觉打牌，我也没想到那么多人来找我画。」

原来如此，之前就觉得他的手粗糙，像是拿刀的，我的直觉果然没错。

「果真不是正经画师，亏你能骗这么久。」

他扬扬眉，问道：「那皇后娘娘意欲如何？要把我赶出宫去吗？」

「你好歹救了我，我哪有过河拆桥的道理，你自己有什么打算？」

「打算啊……」他望着远处，思绪万千。

我总觉得，他定是经历过什么不能为外人道的事，才会一朝颓废，归隐京城。

我不知道他曾经是什么样，但做过江湖浪客，又怎么会甘心囿于京城这方寸之地呢。

「罢了，管你有什么打算，你救了我，可想要什么赏赐？」

「黄金万两。」

「你觉得我有这么多钱？」

他两手揣在袖子里，嫌弃道：「你这皇后当得怎么这般穷酸。」

「皇后也是按月拿俸禄的！我要是有那么多钱，我还当个什么……」话说到一半我哽住了，这要是传出去可不得了。

陆沉渊笑得肩膀一抖一抖的，见我瞪他，这才收敛了点，说道：「举手之劳，要什么赏赐，只求皇后多照拂着我，多撕点画。」

「你还想继续当画师啊？」

「好歹是个铁饭碗，况且……」他扫了我一眼，悠悠道，「别处也不见得比皇宫有趣。」

怎么会有这么厚脸皮的人！

陆沉渊离开的那个下午，内侍传消息说，关女眷的元德殿里出了点事，有几个人哭闹起来了，想来是关了太久，恐惧积压在心头，受不住了。

其实事情已经查得差不多了，只等皇上下令，便能放她们回家，我作为皇后，自然有前去安抚的职责。

到元德殿后，却并未见有人哭，倒是陆嫣，正站得高高的，兴高采烈地讲故事。

「你们知道野猪有多大的力气吗？就这么说吧，十个壮汉也未必拦得住！我们当时，一百多个猎户，几十条猎狗，从山上把

野猪群往山下赶，一路上设的围栏好些都被撞坏了，得亏我们准备充分……」

这姑娘跟猪较上劲了是不是？

不过，这一次那些女眷看她的眼神，却不再是嘲讽，反倒多了几分佩服与向往了。

我轻咳一声，陆嫣住了嘴，瞧见我，连忙跳了下来，恭恭敬敬行礼，「皇后娘娘。」

我点点头，瞧着女眷们，她们神情虽有些紧张，但总体是好的，看来陆嫣把她们安抚得很好。

「这几日辛苦大家了，毕竟事关重大，将大家留在宫中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只要自己清清白白，那就没什么可担心的，等到案件查清，皇上便会放你们回家。」

众人骚动起来，有人问道：「娘娘，什么时候才能放我们走呢？」

「最迟明天，我估计，今晚就能放，所以大家不要过于担心。」

「谢娘娘！」女眷们一下有了希望，眼睛都亮了起来。

我点点头，让身边的宫女把备好的茶点给大家分了，本想要走的，却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想和陆嫣说说话，便挥手让她到身边来，她眨眨眼，小跑着过来了。

许多人看了过来，我不愿让她们盯着看，便领着陆嫣往门外走了些。

「这几日辛苦了，她们闹事的时候，都是你在安抚吗？」

她有点不好意思地笑笑，「也没有啦，只是讲讲故事，变变戏法而已。」

「你都是从哪听的这些故事？」

她的眼睛一下子睁得大大的，「这可不是听来的故事，娘娘，我讲的都是我在外游历时发生的事，都是我亲眼所见的！」

我有些不信，疑道：「当真？可你一个女孩子……」

「女孩子怎么了！」她鼓鼓腮帮子，有些不服气，「我走过好多地方，云南、西域、长白山，我抓过野猪，跟熊瞎子打过照面，还杀过狼呢！」

我怔住了，这一切，都是我不敢想象的。

我自幼生在京城，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京郊，她说的那些地方，我都只在书上看过，她做过的那些事，对于女子来说，简直算得上是离经叛道了。

难怪她身上自有一种光彩，她的经历和见识，是我羡慕不来的。

难怪容时喜欢她，像她这样骄阳一般惹人瞩目的女子，谁不会为她心动呢。

「娘娘？」

她唤了一声，我抬抬眼皮子，勉强笑笑，「你真是厉害，你们陆家兄妹两个，都这么与众不同。」

她眼睛亮了亮，「娘娘您认得我哥哥？」

「何止认得，你哥哥他那天可是救了我的命呢。」

「他救您？我哥哥一向不爱管闲事……」

她瞧瞧我，连忙解释：「啊，我不是说救您是闲事，我的意思是，我哥哥他是个懒鬼，向来能不动就不动……」

她有些惶恐，后悔自己刚刚说错了话。

我笑笑，「没事。」

她放下心来，补充道：「您不知道，他这个人啊，只怕别人把刀砍到他脑门上了，他才肯挪挪身子呢。」

「是吗？那得懒成什么样啊。」

笑了一会儿，我回到殿内，又跟女眷们说了几句话，便离开了。

在外面的回廊上走了一会儿，迎面碰上一队羽林军，我顿住脚，这才发现走在前头的是容时。

他风头正盛，如今换上一身戎装，更显得意气风发，只是看见我时，神色间一下变得有些犹豫。

「母后。」

「嗯。」我淡淡应了一声，想要错开他往前走。

他见状跨了一步，挡在我身前。

我不想理会他，眼睛看着别处，冷冷问他：「宁王有事要说？」

「母后……」他的手握着剑，大拇指不安地摩挲着剑柄，想了一会儿，犹豫着说道，「父皇下令释放关押在宫中的女眷，我来安排送她们回府的事宜。」

「哦，那你去吧，这种事不用跟我说。」

我正要走，他又拦住，我有些不耐烦，呛道：「放心吧，我见过那姑娘了，你的事我会跟皇上提的！」

「我不是想说这个，等我办完这事……」

「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我不知道他要说什么，也懒得听，撞开他走了。

走出去老远，过转角时，他的眼神还黏在我身上，我忽然有些鼻酸，不敢停下，迎着风快步离开。

回坤德殿后，我便称病，关门谢客了。

容时夜里来过一趟，小太监前来通报：「宁王殿下在门外呢，说是好几日不曾来了，想陪陪太子殿下。」

小太子听见这话，嘟着嘴拉我衣袖说：「母后，您就让哥哥进来吧，我想跟哥哥玩。」

「平儿，去练字。」我示意宫女把小太子拉走，心里窝着一团火，问小太监，「没告诉他我不舒服，不想见人吗？」

小太监吓得头都不敢抬，声音顿时小了许多，「说，说了，可宁王殿下他不肯走呀，娘娘，您看……」

他这算什么意思？后悔了？还是觉得我仍有利用价值，他所以才放低身段，想哄回来？

我知道我和容时是互相利用的关系，可哪怕只是工具，也起码会有一些点爱惜，我实在没想到，那晚他会把我放弃得那么干脆。

若没有陆沉渊，我恐怕早就命丧黄泉了，他现在来有什么用？

若我不是皇后，若我对他已经没有价值，他还会来吗？

我越想越难过，没好气道：「让他走，他不肯走就关门，不要再理会了！」

「是！」

小太监得了令，不再再逗留，连忙跑了出去。

我坐了片刻，将门开了个小缝往外看。

小太监正点头哈腰地劝他回去，容时眉头微微蹙着，过了好一会儿，才道：「那便让母后安心养病吧，我改日再来。」

说完这话，他忽地抬眸往里面瞧了瞧，我知道他看不见我，便没躲避，直到他失落地转身离开。

我喜欢的少年郎，他在我最危险的时候，抛下我，去救了别的姑娘，这怪谁呢？

只能怪我自己动了心。

等我办好他和陆嫣的事，便从此与他断了吧。

容时这次走后，好几天都没再来，他住在宫外，又诸事缠身，很难再有时间与我纠缠，坤德殿一下清静了许多。

不过这清静没维持两天，便被打破了。

小太子那晚被陆沉渊救下之后，便一直闹着要向他学功夫，书都不好好念了，我本来没放在心上，可有一天，小太子竟牵着陆沉渊回来了。

我瞧着花园里一大一小玩木棍的两个家伙，还有些发蒙。

「你怎么来了？」

陆沉渊道：「别这么看着我，是殿下把我拐来的，可不是我自己想来的。」

小太子也连忙求我：「母后，我想跟陆先生学功夫，您就别赶他走吧，好不好？」

他巴巴地瞧着我，看得我心软乎乎的，却还是板着脸道：「你身子不好，学什么功夫？可别伤着自己。」

小太子委屈巴巴道：「平儿想变得很厉害，平儿也想保护母后。」

他说这话，我心都快化成水了，我虽并非小太子的生母，但自皇后病逝后，我跟他朝夕相处这么久，是真的拿他当了亲人。

陆沉渊在一旁帮腔道：「就是身子不好才需要练，你总把他拘着，反倒对他不好。」

「母后，求你了……」

「皇后娘娘，你看殿下多可怜。」

两个人，四眼巴巴地瞧着我，我本就不是能硬下心的人，皇帝让我对小太子严加管教，我却常常呵斥都舍不得，怎么可能受得了他们这样求我。

我叹了口气，摇摇头，对陆沉渊说道：「你注意着些，他身子弱。」

「放心！」

他拍拍小太子的肩，不知道是不是错觉，我瞧着，他比小太子还高兴。

高兴得太早了，我可不会给他工钱的，哼。

自这天以后，陆沉渊便每日都来教小太子练功了。

我担心小太子，每次都守在旁边，陆沉渊教完，便站在我旁边，和我说话。

他原来是自幼习武，十四岁就走遍天下了。

陆嫣也一样，幼时习武，长大后四处游历，去年才回京，退婚这事，还是陆嫣主动要求的，因为那未婚夫还没娶亲就纳了小妾，她瞧不上。

听他说完这些，我才知道，原来不是每个姑娘自幼便埋在针线堆里，也不是每个姑娘都得活成一门不迈二门不出的大家闺秀。

因为中秋夜的事，宫里好些天都处在紧张的状态，等到那些阴影消弭了些，我才跟皇帝提了容时的婚事。

「皇后看中的人，肯定没有问题，就是不知道时儿喜不喜欢。」

「您放心吧，时儿喜欢她。」

他怎么会不喜欢呢，喜欢得很。

「哈哈哈，还是皇后了解时儿，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朕这为他们赐婚。」

皇帝动作极快，才做了决定，便起身拟圣旨了。

他身子尚未完全恢复，又有病，虚得很，只是仍很要强，自己撑着虚乏的身子，不许我搀扶。

两道圣旨，一道传往宁王府，一道传往陆家。

我稍坐了片刻，便起身回去了。

容时娶到了心爱的女子，今后，我跟他该是形同陌路了吧。

也好，本来就是个错误，早就该结束的。

我说不上来什么心情，像是丢了东西，但心里又清清楚楚地知道，找不回来了。

过御花园时，低头闷闷地走着，差点撞了人。

我一抬头，才发现是容时。

「你怎么在这？」

他没回我，垂眼瞧着我问：「母后的病好些了吗？」

「好些了。」

我躲避着他的眼神，想了想，我躲什么呢？随后便抬头，极端庄重地笑道：「宁王放心，方才皇上已经下旨为你赐婚了，这会儿，圣旨应该已经到你府上了吧。」

他脸色骤然变冷，蹙起了眉头，「别这么叫我。」

他极少生气，从来都是温温柔柔的样子，原来冷脸的模样这么吓人。

我被他吓得气势矮了半截，但我是皇后，我怕他做什么？

我移开眼神，扶了扶头上的步摇，正色道：「宁王这是什么话，如今你已经封王，难不成我……」

话未说完，他忽然攥起我的手腕，质问：「母后与我，已经生分到这个地步了吗？」

陪我来的两个宫女一惊，慌张道：「娘娘！」

「转过去！」容时这一声几乎是用吼的，眼中烧着怒火，是我从未见过的凶悍模样。

宫女们吓得腿一软，扑通跪下，背过身子不敢看我们。

「容时，你干什么！」

我想把手抽出来，他却捏得更紧，不由分说地将我拉进了假山丛中。

「放开！」

他不肯停，左拐右拐，转一个隐蔽的角落，将我按在了石壁上，身子紧紧贴着我，我连呼吸都有些困难。

「容时！」

我发怒，他比我怒火更盛，盯着我恶狠狠地问：「陆琦蓝！你到底怎么了？」

「我是你，我是你母后！你给我自重！」

「自重？」

他咬咬牙，捧住我的脑袋，低头强吻。

「什么叫自重？陆琦蓝，你告诉我什么叫自重！」

他的吻极富攻击性，我躲不开，被他长驱直入，吃得死死的。

「放，放开。」我哭了起来，放弃挣扎，垂下手任摆布。

他渐渐温柔起来，疯狂的啃咬变成了小狗添水式的安抚。

「你到底怎么了？」他问我，「阿蓝，你为什么要躲我，为什么不理我，你告诉我，嗯？」

他来问我？他真的不知道吗？在他心里，那晚的事无关紧要？

我抽噎着，用一个尽量体面的理由，告诉他：「因为，我是你母后，我们的关系应该到此为止，不要再把这个错误延续下去了。」

他手上力气又重了些，质问道：「错误？错在哪里？两情相悦是错？」

他还要演什么？互相利用我与他是心照不宣，现在又说这种话？他要真喜欢我，怎么可能丢下我！

我绷不住了，哭道：「放狗屁的两情相悦！你喜欢的人是陆嫣！」

他怔愣片刻，道：「我没有！」

「你有！你喜欢她根本藏不住！」

我抽噎了一下，咽下委屈，盯着他，「那晚刺客行刺，你去救陆嫣了！」

他急道：「因为陆嫣她不能死！」

他与我额头相抵，揉着我的脸，用说情话的语气说道：「阿蓝，陆嫣不能死，我必须得到她，但不是因为喜欢，你相信我，我喜欢你，我只喜欢你。」

我要怎么相信他？我差点死掉的时候，他都没有看我一眼啊。

即便他不喜欢陆嫣，可是在那个时候，他就是放弃了我啊。

他又要吻我，我深吸一口气，猛地推开了他。

「喜欢？你只是喜欢我的权力，只是利用我罢了！」

「不是这样的。」

我问他：「你敢说你靠近我，不是为了利用我吗？」

他无力地瞧着我，说不出话。

擦了擦脸，我冷笑道：「你不用解释了，不用跟一个工具人解释。容时，我有自知之明，你我互相利用，各取所需罢了，谁也不欠谁的，我不怪你，如今你目的达成，我也不想再和你纠缠了，到此为止吧，不要再来找我了。」

「阿蓝……」

我不再看他，转身走掉，任他的声音在晚风中揉碎。

我这一生循规蹈矩，在外人面前，从来都是端庄贤良的模样。

唯一一次放纵，是与容时，但若说原本的生活是无望的泥淖，容时便是深渊，向前向后，都没有活路。

回到坤德殿时，陆沉渊正在教小太子练剑，他不经意间瞧见我，便停了动作，象征性地行礼。

小太子舞着剑，还真有了几分江湖剑客的味道。

可终究都是泡影，不管是他，还是我，都只是深宫里的困兽，在这方寸之地生死，这辈子也触摸不到外面的世界。

我有些呼吸不上来。

闷，好闷啊，这牢笼生了刺，一点点扎进皮肤，总有一天，会无声无息地取我性命。

「皇后娘娘？」陆沉渊见我没有回应，便走近了些，在距我一尺的地方停下，顿了顿，问道，「眼睛怎么红了？」

我摇头，「没有，是烛火红。」

小太子跑了过来，左看右看，拉着我的衣袖道：「母后，你不开心吗？儿臣给你练功好不好？师父今日教了我一套以一敌百的功夫，可厉害了！」

说着，他扎了个马步，深呼吸，而后气势如虹地大喊：「官兵来啦！」

我本来心情低落，被他这么一闹，忍不住扑哧笑了出来，扭头问陆沉渊：「陆师父，你每天就给太子教这个？」

陆沉渊抿嘴笑笑，「这可是保命的招式，学会这个，走遍江湖都不怕了。」

小太子见我笑，小跑着过来摇摇我的手问道：「母后，是不是好厉害？你快夸夸儿臣！」

「厉害，平儿最厉害了。」

我捏捏他的小脸，垂眸静默一会儿，抬头问陆沉渊：「江湖是什么样的？」

他想了想，说：「江湖，有时刀光剑影，有时安闲自在，江湖人快意恩仇，不拘一格，皇后娘娘问这个做什么？」

我轻轻叹气，「只是好奇。」

他瞧着我，忽而笑了笑，说道：「你若想看，我可以带你出去走一遭。」

我惊了一下，抬眸瞧他，他仍是瞧着我笑，眼里的情绪分不清是玩笑还是认真。

我有那么一瞬间，真的想要点头，多好啊，逃离这个牢笼，为自己活一次。

可我不能，我背负得太多，逃不掉。

「陆先生说笑了。」

我不再看他，牵起小太子的手，「该回去洗洗睡啦，跟先生说再见。」

小太子乖乖地挥挥手道别：「师父再见。」

走了两步，又回头说道：「师父明日早点来，那套剑法我还没学会。」

陆沉渊的眼神从我身上移开，瞧着小太子，淡淡笑了笑，「好。」

我牵着小太子回了房，给他擦脸的时候，他仰着头对我说：

「母后，等儿臣长大，儿臣带您浪迹江湖。」

我捏捏他的鼻子问他：「在哪儿学的这些话？平儿长大以后是要当皇帝的，你要丢下你的子民不管吗？」

小太子摇头，小声嘟囔：「不当皇帝，当皇帝有什么好呀？父皇每天都不高兴，母后和哥哥姐姐们也不高兴，儿臣想让大家开开心心的，儿臣不要当皇帝。」

他说这话，确实让我有些惊讶，我以为他年纪小，什么也不懂，没有自己的想法，却没想到，他有这么多心思。

「平儿……」

我说不出口，轻叹着抱了抱他。

我也想让每个人都高兴，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思，自己的算计，我们做得了什么呢。

只能怪我们生在了这里，只能怪我们命该如此。

容时自赐婚后，便再没有什么时间入宫了，虽然忙，却还是隔三岔五地便托人往我宫里送东西，说是给小太子的礼物，可这些礼物里，却总夹杂着一些女子用的东西，有时是样式新奇的步摇，有时是宫里没有的香膏、胭脂。

我不明白他这算是什么意思，也不想去猜，每次收到，便都扔了，看都懒得看。

十月，皇上决定对西凉用兵，西凉骚扰边境已久，皇帝早就有开战的打算了，出兵也在意料之中。

不过稍稍让人有些意外的是，带兵之人，是从未打过仗的容时。

自从皇帝赐婚之后，容时便与陆嫣的父亲十分要好了，这次能让他带兵，陆大人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容时他终于一步步，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了。

十月初七出兵，十月出六那晚，容时翻墙进了我的寝宫。

那时我正要休息，烛火却突然灭了，来不及叫人便被捂了嘴。

「嘘，是我。」

我不再乱动，他才松开手，捋捋我额前的碎发问道：「前些日子送母后的东西都收到了吗？怎么也没给我回个话？」

我惊魂未定，没回这话，低声问他：「你怎么来了？」

「想你。」他脱口而出。

想我，想我还有什么利用价值吗？

我忍住想给他一巴掌的冲动，沉声道：「你好大的胆子，翻宫墙，不怕死吗？」

「怕，但更怕见不到你了。」

他往我耳边凑了凑，有些委屈地说：「明日出征，我猜，你大概也不愿意来送我，这一去西凉，生死难料，我都不知道还能不能见到你。」

「那你别去。」

他轻嗤，「母后说笑了。」

是啊，这可是他好不容易才争来的机会，是他累积势力和声望的好时机，他怎么可能放弃。

我冷冷笑了一下，推了推他，「见也见了，能走了吧？一会儿怕是要来人了。」

他不肯动，反而往我身旁靠了靠，下巴搁在我肩头上，「不走，母后，亲亲我可好？」

「走开！」我被他惹得生了气，蹙眉推他。

他见我如此，便只好坐了起来。

「罢了，不强求。」

他有些失落地坐了一会儿，又问：「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

我冷冷道：「我没什么可生气的。」

容时没说话，想拉我的手，又收了回去，沉默好一会儿，才道：「是我不好，我知道现在说什么你都不想听，没关系，你

先冷静冷静，等我得胜归朝，我们好好谈一谈，那时候，我再好好补偿你。」

我冷静得已经够久了，我把他看得也够透了，他再怎么说，我都不可能再陷进去了。

「说完了吗？说完就赶紧走。」

他瞧了瞧我，思绪万千地说道：「嗯，这就走。」

仍没动。

我看向他，「还不走？」

他终于站起身来，要走时，又回头问我：「你没有话要跟我说吗？」

「我能有什么话跟你说？」

他苦笑了一下，说：「起码，让我活着回来啊。」

我欲要赶他，将开口时又闭了嘴，好歹是为国杀敌，我总不能咒他死在战场上。

我叹了口气，不耐烦道：「那你活着回来。」

「嗯。」他笑笑，像是很高兴似的，又看了我一眼，这才翻窗走了。

容时出征时下着小雨，我借口身体不适，没有去送他。

送行的人回来以后说，宁王临走前在城门外待了许久，像是在等什么人。

若换作以前，我或许会心疼他，可如今听人说起这些，心里头一点波澜也没有。

这都是他自己选的。

他离开一个月，捷报频传，满朝文武都对他交口称赞，说看这架势，宁王说不定在新年之前就能回来。

他们不说，我都没注意到，又到一年末尾了啊。

小时候我会高兴自己又长了一岁，长大后呢，会烦恼觉得自己老了一岁，而如今只会想，这没有希望的岁岁年年，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第一场大雪落下的时候，皇帝晕倒在了龙椅上，他老了，病也渐渐重了。

过了几日，听闻青山寺里的和尚医术高明，皇帝便决定去青山寺修养一段日子，我作为皇后，自然也要跟着去，侍奉左右，而小太子，闹着一定要去，便也只好带上。

这一次出行浩浩荡荡带了数百人，因为皇帝向来有让画师记录重要场面的习惯，敬文轩也来了几个画师。

其中一个，就是陆沉渊。

他是主动来的，他说得看着小太子练功，功夫这东西啊，得天天练，不能断。

我真为他捏了一把汗，不过，前些日子他教小太子练功的时候，小太子也教他画画了，谈不上有多大长进，但好歹能勉强应付应付。

自上次他说要带我离开皇宫之后，我和他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有些微妙，两个人相处，若是没有旁人，便常常会尴尬，像是都在等对方说话。

有时候我无意间回头，还会发现他在看我，气氛总是有几分难以言明的暧昧。

可是，我又总觉得是自己想多了，他是玉一般的人，怎么会存那种心思。

一定是我，想多了。

青山寺虽是清净之地，可相比宫廷，却还是更有生气。

尤其山下就坐落着一个镇子，站在寺边，还能听见下面商户的吆喝声。

好热闹呀，我已经好多年没有上过街了。

陆沉渊不知什么时候来的，站在离我不远不近的地方，问我：「想下去走走吗？」

我心头顿时燃了个小火苗，又很快熄了。

我摇摇头，「我是皇后，我怎么能私自下山。」

他说：「你可以暂时不当皇后。」

我不解，他瞧着我浅浅笑了笑，「只要你想，我总是有办法的。」

这一刻，我竟然鬼使神差地点头了。

陆沉渊找来了男子的衣裳给我，换衣服时，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魔怔了。

陆琦蓝，你怎么敢的呀。

从后门出去，陆沉渊早就在等候了，他穿了一身素色衣衫，风吹起来的时候，江湖气十足。

「还有帽子。」他将斗笠扣在我头上，顺手扶住我的腰，带我翻出了青山寺。

从小路下山时，他一直抓着我的小臂，我与他之间虽隔着一层布料，可他手心的温度还是灼烫着我。

我的心跳得很快，不知道是山路太险，还是我太紧张，还是，他的手太热。

喧闹声越发清晰了，陆沉渊松开手，浅笑道：「到了。」

我的心扑通扑通跳着，不敢相信自己真的这样大胆，瞒着旁人下了山。

我有点怕，凑到陆沉渊身边，一边好奇地打量热闹的民间市集，一边问他：「真的没问题吗？」

「放心，我带着你，不会有事。」

他的笑真的让人很安心。

街道上人来人往，我与陆沉渊保持着一拳的距离，一左一右地走着。

我被热闹的街景迷花了眼，看什么都新奇。

走了一段，我的心情从兴奋渐渐变得低落。

真好啊，真好啊，可惜我只是个过客，只能投下短暂的一瞥。

陆沉渊察觉到我不开心，低头问我：「你怎么了？」

我摇摇头，没说话。

路边有捏糖人的叫卖声，陆沉渊瞧了瞧，道：「你随我来。」

我们到了糖人铺子，老板笑盈盈地问：「二位想捏个什么样式的？」

陆沉渊问他：「我们能自己捏吗？我的……我的弟弟想试一试。」

老板笑，「当然可以啊。」

我讶异片刻，连忙摇头，「我不会，我捏不好的。」

「试一试吧，难得出来，要高高兴兴地玩一场，做点没做过的事。」

他这么说，我犹豫了一下，便点了头，同他一道捏糖人。

糖的温度很高，烫得手红红的，我想捏个兔子，可是手笨，弄得很丑，即便是这样，我却很有成就感，瞧着我的丑兔子，心情都好了许多。

我用一根竹签将丑兔子串了起来，又去看陆沉渊，他捏好了，是一个，戴斗笠的小人儿。

我怔了片刻，不敢多想，也许他只是随手捏的呢。

「你捏的什么？」他问我。

「兔子。」

「哦？拿过来我看看？」

我把兔兔往他面前送了送，他看了看，一口吃掉了兔子头。

我看着残缺的小兔子傻了眼，「陆沉渊！」

他哈哈笑了一声，丢下几枚铜板，脚底抹油地跑了。

「站住！我好不容易捏的！你给我吐出来！」

我追了他两条街，上一次这样不顾形象，放肆在大街上跑，是什么时候呢？恐怕自及笄之后，便再也没有过了吧？

真好啊，真好啊。

我想通了，为什么要伤春悲秋的，我现在只是个普通人，我只要开开心心地玩，管他以后如何呢。

我逮住陆沉渊揍了一顿，最后，他把他自己捏的那个小人儿赔给了我。

这哪够，我瞎逛起来，买一大堆东西，要他跟在身后付钱，他好像不觉得亏似的，甘之如饴。

路过一家打铁铺子的时候，我忽地想起来，小太子都没有称手的剑，他太小了，拿不动剑，用的还是陆沉渊给他削的木剑。

木剑，这怎么当剑客嘛。

即便将来，我和他都是困在深宫里的命，我也希望他现在，起码现在，还能做做江湖剑客的梦。

我站在门口，请老板铸一柄轻便的小剑，又加了价钱，让他们铸好以后，送进京城。

从铁铺出来，天色已经不早了，能留在这里的时间越来越少，我们的话也越来越少。

用过饭后，陆沉渊在柜前结账，我在门口等他，一个浑身酒气的大汉忽然推了我一下，随后瞧了瞧自己的手，色眯眯道：

「软，真软啊，哪家的小娘子？怎么打扮成这样？」

「登徒子！」我又羞又恼，一巴掌扇过去，却被他捉住了手腕。

「小娘子，陪哥哥喝一杯呀？」

他淫笑着，眼见那恶臭的嘴巴要凑过来时，身后一只手忽地搭上他的肩，将他往后一拉。

他竟也是有几分功夫的，松开我，打了个转，从那手下逃开了。

是陆沉渊，我一喜，得救般地躲到了他身后。

「什么人敢动老子！」那大汉怒目圆瞪，瞧见陆沉渊，狰狞一笑，一拳挥了过去。

陆沉渊身子侧了侧，只用一只手便擒住了他，几乎将他手腕捏碎。

「你哪只手碰了她？」他冷着脸，眼神凉凉的。

那大汉吃痛苦叫，仍硬着脖子问：「你是个什么东西，也敢……啊！」

咔嚓一声，陆沉渊拧断了他的右手，阴沉沉地问他：「是右手吗？」

那大汉大叫一声，挥着左手又要来打陆沉渊。

「哦，还有左手。」陆沉渊捉住他挥过来的左手，借势将其按在桌上，用我几乎看不见的速度，拿过一根筷子，狠狠刺穿那人的手掌，将他钉在了桌上。

我被这血腥场面吓了一跳，跟着那大汉一起尖叫了一声。

那大汉的同伴跑了过来，我连忙拉拉陆沉渊的衣袖，「怎么办啊？」

他瞧了瞧那些人，低声道：「跑。」

我还没反应过来，便被他拉起手，飞快地跑了。

他大概做惯了这种事，很快就甩开了那些人。

天快黑了，他拉着我跑到了山下，大口喘着气。

手仍牵着，两个人手心都出了汗，湿湿的，贴在一处，他似乎没想放开。

夕阳的余晖落在他肩头，暖光融融的，让人生出想靠一靠的错觉。

我心里悸动得厉害，可还没忘了自己的身份，便抽了抽手，「可以放开了。」

他看了我一会儿才松开，静默片刻，问道：「你今日开心吗？」

我点点头。

「那便好，你还有没有想……」

我打断了他，「该回去了。」

不能再逗留了，再逗留，我怕我就再也不想回去了。

他失落地点头道：「是，该回去了。」

他在前，我在后，两个人一路默默无言，我看着他的背影，想着他保护我的模样，心跳得自己都能听见声儿了。

不可以，不可以，他是那么好的人，我怎么能肖想他。我能有机会看看牢笼之外的世界，就足够了，不要再想更多，不要把别人拖入泥潭。

我低着头，不敢再看他。

他护送我回到了房间，临走时，他站在窗前，犹豫着回头，
「琦蓝……」

我连忙打断，「你不能再叫我的名字了，陆先生，我现在是皇后。」

你快走吧，什么也别说了。

他静静地看了我一会儿，想要说什么，终究没说出来。

「你早点休息。」他扭过头，自嘲似的淡笑了一下，翻窗走了。

皇帝终究是老了，青山寺的治疗起效甚微，眼见年关将至，他也不再坚持，想开了似的，带着我们启程回宫。

边关捷报频传，容时打得西凉节节败退，估摸着，他在过年前就能回来。

我没功夫管他什么时候回来，如今皇帝的身子一天天败了，我得照顾他，喂药喂水，换衣擦身。

他脑子也糊涂了，总是发脾气，总是喊胡话，有一次还用花瓶砸伤了我。

小太子看到我满脑袋血地回去，哭了小半夜，后来他便顶替了我，小小的一个孩子，每天迎着风出门，踩着雪回来。

腊月底的一天，刚刚入夜，我在房中剪梅枝，窗户突然大开，我以为是风，一转身，却看见了容时。

他穿着太监的衣裳，裹挟着一身寒气，迅速将我还未出口的尖叫捂了下去。

「母后，是我，我想你想得要疯了。」他松开手，呼吸暧昧滚烫，低头探寻我的唇。

我连忙避开，「怎么是你？不是说过两日才能回来吗？」

「想你，所以快马加鞭赶回来了，你可有想我？」

我偏开脑袋不看她，挣扎道：「你真是越发大胆，不怕被人发现吗？」

「发现了就一起死啊。」

他右手扶住我的腰，猛地将我撞进他怀里，迫使我与他紧紧贴在一起，左手将我的脑袋掰回去，饿狼似的衔住我的唇，沙哑着声音道：「母后，我打了胜仗，你不夸夸我吗？」

「放，放开……」

「乖一点，别推我，我想你想得要命。」

他呼吸急促起来，右手向下，忽地撩起我的裙摆，顺着腿向里面探去。

我身子一僵，止不住地掉眼泪，「不要，容时，我求你放了我吧！」

「母后，赏给我吧。」他急不可耐地将我推到桌边，力气大得吓人。

「容时！我不想，你放开！」

他稍稍停顿了一下，贴在我的耳边，沉沉问道：「是不想，还是不愿？」

我抓着桌沿，低低哭道：「我，我不舒服。」

「是吗？哪里不舒服？让我看看？」

我被他步步紧逼，没有退路，正想着要怎么才能让他走时，门外忽然传来了陆沉渊的声音，「皇后娘娘，你在吗？」

我一惊，他怎么来了，他怎么这个时候来了！如果让他发现屋里的情况话……我不敢想，怕得咬紧牙关，不敢出声。

容时往门口瞧了瞧，随后贴在我耳边，阴沉沉地问道：「母后不愿，是因为他吗？」

我连忙摇头，悄声哭道：「不是，不是，你快放开我，容时，求你了！」

「不是？」他眼眶微红，目中染上恨意，「你当我真的不知道吗？我在你身边安插的眼线，是摆设吗？」

「没有，容时，他清清白白，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碰他！」

「他清清白白？你的意思是，我脏？我在边关杀敌，为了早些回来见你，几次深入西凉腹地，险些丧了命，而你却跟别的男人好上了，你真是，狼心狗肺。」

他咬咬牙，粗暴地反剪住我的双手，按住我，迫使我趴在桌上。

「不要！」我不敢大声喊，唯有咬着牙，悄声挣扎。

他无动于衷，甚至要剥开我的衣服。

我绝望得想要一头撞死，可他钳制着我，我只能受着。

陆沉渊还在门在，又问了一声：「皇后娘娘？你睡了吗？」

我咬牙哭着，不敢让他听见声音，快走吧，求求了，我不想让他看见我这个样子，我不想让他知道，我是如此不堪。

容时停下了手里的动作，低喘着在我耳边低语：「怎么不回话？怕他听见？你不回，我可就回他了。」

「别！」我终于挣脱了一只手，捂住他的嘴巴，随后，深吸一口气，对门外的陆沉渊道，「我在，什么事？」

他的声音近了点，像是往门口走了几步。

「太子殿下下的剑送到了，你不方便出来拿的话，我就放在外面，好吗？」

我想要说好，容时却挣开我的手，低声道：「去拿。」

「容时！」我无助地瞪着他，却只换来他戏谑的笑，「去门口拿，你不去，我就把门打开，让他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不可以，不能让陆沉渊看到，被他看见的话，我宁可死掉啊。

我没有办法，他容时的注视下走到门口，将门开了一个小缝，伸出手，用尽量平静的语气说道：「给我吧。」

陆沉渊却迟迟没有把剑给我，担忧地问道：「你怎么不出来。」

我咬咬唇，把眼泪憋回去，「我脸上长了疹子，不方便见人。」

「是这样啊。」陆沉渊浅笑了一下，把剑放在了我手里。

我收回手，祈祷着，快走吧，快走吧。

他却站了许久，空气安静得可怕，我真怕容时又搞什么动作，真怕陆沉渊突然说他想进来坐坐。

好在他没有，他只是叹了口气，说：「你好好休息，多走走，晒晒太阳，疹子就好了。」

说完，他没等我回复，便转身走掉了。

我松了口气，高度紧张的神经终于不再紧绷，眼前一黑，晕了过去。

「明日我携大军入城，记得来接我，还有，你若再与那个人纠缠不清，我便杀了他。」

容时将我抱回床上，临走前交代了这一句，便匆匆没入了夜色。

第二天早上，我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上城楼迎接容时。

等了几个时辰他才出现，穿一身银甲，骑着汗血宝马，在百姓们的欢呼声中入城，风光无限。

瞧见我时，还微微低头行礼，旁人会觉得他恭敬孝顺，可我却分明看见了他眼底恶劣的笑意。

权力、声望，都在他囊中，天下任他翻覆，在他面前，几乎没有人能与之抗衡。

我这辈子或许都无法跟他撇干净了，可我不能连累陆沉渊。

我转身离开城楼，奔向内宫，我要去找陆沉渊，让他远远地离开我。

容时就是个疯子，即便我与陆沉渊清清白白，也难保他不会发疯，我绝不能让他伤害陆沉渊。

随行的宫女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地跟着我一路跑，不停地让我等一等。

我不理她们，脚步不停，跑得心口痛。

好不容易到了敬文轩，里面的人却说，陆先生出门了，不知道去了哪里。

我一时茫然，站在门口不知道该去哪里找他。

风很大，我的衣裙被吹得呼呼作响，一个小宫女凑过来，小心翼翼道：「娘娘，咱们回去吧，外面太冷了，您别冻坏了。」

低头看了看，我的手已经冻成了青紫色，我后知后觉地搓了搓手，抬步回寝殿。

浑浑噩噩地走到回坤德殿的宫道上时，宫女们忽然停了脚，我抬头，便瞧见了一身风霜的陆沉渊。

他额上有汗，气息不平，像是刚刚在风里跑过

瞧见我时，他眼睛亮了亮，想说什么，看了一眼宫女们，闭了嘴，缓缓走到我跟前，毕恭毕敬地行礼，「皇后娘娘。」

我激动地往前走了一步，忽然想起来，昨天还跟他说长疹子了呢。

可是，都这个时候了，不重要了。

我看了看宫女们，沉声道：「你们去前面等我。」

「是。」宫女们低着头快步走了。

「陆先生。」

「琦蓝。」

我和他几乎同时说出口。

不对，他叫了我的名字。

我微颤着，压住快要跳出来的心脏，说道：「我刚刚还去敬文轩了找你了，你去了？」

他瞧着我，一双眸子炙热得要把我烤化，「难怪，我去了坤德殿，也找不到你，原来你去敬文轩了。」

我和他同时失笑。

「你找我做什么？」

又是同时出口。

他喉结动了动，压抑着激动的心情，道：「你先说。」

「我……」

我忽然，有点说不出来，他的眼中，好像有一点点期待，一点点爱意。

怎么会，一定是我自作多情，他，这么好的人，白璧无瑕的公子，怎么会瞧得上我。

我怎么敢这样想。

我在心底嘲讽自己一番，抬眸，正色道：「我想说，先生从此以后，都不要再来坤德殿了。」

他微微一愣，似乎没想到我会说这个，「什么？」

我的心一绞，不敢看他，慌乱地找理由，「平儿他如今课业重，不需要再练什么剑了，所以，陆先生以后都不要来了。」

他瞧着我，好半天，才问道：「你知道我找你做什么吗？」

我尽量端庄地抬眸，「做什么？」

我说不上来是什么心情，似乎在期待着一个回答，又矛盾地希望，千万别是我想的那样，千万别。

陆沉渊瞧着我，自嘲地笑了一下，说出了那句话：「我找你，是想带你离开皇宫。」

我的心脏狂跳起来，他说他要带我离开，他是喜欢我的，是不是？

我既欢愉，又痛苦，我没有自作多情，我得到了一份喜欢，不掺任何杂质的喜欢。

可我配不上，也要不起。

我的心脏紧缩，巨大的难过冲撞着胸口，让我几乎就要崩溃，差一点就要抱住他，俯首称臣。

但是，我不能这样，靠近他一点，他的危险就多一分，我不能那么自私，我不能害他。

我尽量维持着体面，勉强笑道：「陆先生，你在开什么玩笑，乱说话，小心丢了命。」

「我若怕丢了命，又怎么会在你身边那么久。」他看着我，眼中盛着压抑的难过。

我快要受不住了，别说了，别说了。

可他那么倔，非要让我弄明白似的，靠近了一点点，「琦蓝，你真的看不出来吗？我心悦你。」

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听到情话，真正的情话，不是为了算计我，图谋我，只是单纯的，自心底生出的，一句情话。

我的防线崩溃了，往后退了半步，与他保持距离，可是心却扑在他身上，想要坦白，想要拥抱。

残存的理智在脑中嘶喊，不可以，不要害了他！

我抬起头，一滴泪没忍住掉了下来，我擦了一下，冷笑着问他：「你心悦我？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吗？你了解我吗？」

「我了解。」

「你不了解。」我艰难地呼吸着，把最丑陋肮脏的自己剖给他看。

「你什么也不知道，你不知道外表光鲜亮丽的皇后，背地里做着多恶心的事，你不知道看似端庄贤良的我，夜夜在谁的身下承欢。」

他瞧着我，许久许久，声音轻缓温和，「我知道。」

我的心忽地一滞。

「所以不想再看你受伤，才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带你走，琦蓝，只要你想，我总是有办法的。」

他都知道啊。

我再一次被他击溃，整颗心被这温柔的力量绞得稀碎。

他明知道我是什么样，还是义无反顾地想要带我走。

可是啊，他是浮萍无根，漂到哪里都能生长，我不能，我的根扎在这里，离开这里，我活不了，我枝叶下荫蔽的其他人也活不了。

我不能走。

但是，足够了，足够了，即便不能不顾一切地逃出去，不能成为陆嫣那样，自在洒脱、无拘无束的女子，可是，这样不完美，甚至肮脏丑恶的我，也能够被人毫无保留地爱着，这一生就足够了。

我被前所未有的幸福和痛苦同时包裹，我的心笑着，也哭着。

我瞎过眼，可这次喜欢的人，他那么好，那么好。

也正是因为太好，我才更要远离他，保护他。

我擦了一下脸，用我所能用的最无情的语气问他：「陆沉渊，你不会拿自己当圣人了吧？」

他不解地瞧着我。

「你凭什么以为我愿意离开皇宫？我是皇后，万人之上的皇后啊，你觉得我为什么会放弃权势和低位，跟你一个一无所有的人走？」

「琦蓝……」

「不要叫我的名字，我是皇后。」

他摇头，「我不信，这不是你的真心话。」

「你好自大啊。」

我瞧着他冷笑道：「你以为自己看穿了一切是吗？陆沉渊，你根本什么都不懂，我喜欢皇宫，也喜欢这里的阴暗，我沉醉于苟且和刺激，沉醉于旁人的恭敬和艳羡，没了这些，就是要了我的命。」

「那你在青山寺，为什么要和我下山？」

「一时新鲜罢了，平日没有机会出去，有个傻子自愿上门，我为何要拒绝。」

「那你问我，江湖是什么样。」

「没见过的东西总是好奇的，我问你，是抬举你，陆沉渊，我在京城这么多年，什么样的男人没见过，你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

他哑口无言，不敢相信我会说这样的话，好一会儿，才问：

「所以你对我……」

他的眼神让我心痛不已，我用最后的理智，说着心口不一的话：「我对你，也许有过片刻的新鲜感，别多想，我对谁都会有那么一点感觉。」

他眸子一下暗了，像是惊觉他看错了人，许久，才自嘲地笑笑，「原来是我自作多情了。」

「没错，所以，别缠着我，别再给我添麻烦。」

「我明白了。」

他后退半步，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打扰了。」

他转过身，绕开我，匆匆离去。

我颤抖着，一步步走回坤德殿，在关门的那一刹那，崩溃地跪在地上，无声痛哭。

他不喜欢我了，这是好事，别哭啊，别哭。

那天晚上，容时以探望小太子为由，来到了坤德殿。

在将小太子打发走之后，他从身后拥住我，悠悠问道：「母后今日又见他了，对吗？」

我冷笑，「你不知道？」

他轻轻笑了一声，气息扫在耳边，像虫子爬过，「我知道，我要听你亲口说，见他做什么？嗯？」

我闭了闭眼，告诉他：「我跟他说，不要再缠着我，不要再给我添麻烦了。」

「当真？」

「信不信由你。」我作势要推开他，他连忙抱紧了些，「信，我信，你做得很好，也免得我亲自动手，伤了和气，他毕竟是我未来的舅兄嘛。」

我轻嗤，「你倒还记得你要娶他妹妹。」

「吃醋了？别这样，母后，不管我娶谁，你总是第一位的，你乖乖的别多想，我会娶你的，好吗？」

「你娶我？我是你的母后啊，你在说什么痴话。」

「父皇死了，你就不是了。」

我一激灵，「你想干什么？」

他连忙抱紧我，解释道：「我的意思是，父皇病重，时日无多了，母后紧张什么。」

「真的？容时，你没背地里搞什么小动作吧？」

「没有，我哪敢呢。」

他抱着我，晃啊晃，手开始不规矩，低声呢喃着：「我做过最大胆的事，就是喜欢你啊。」

我不再挣扎，任他予取予求。

命中注定我要继续做这个皇后，死在这里，烂在这里。

好在我曾短暂地做过一个梦，一瞬即逝，可是，人生已经值得了。

日子一晃到了除夕，我忙碌着筹备过年的事宜，下午时，小太子从外面牵进来了一个人。

陆沉渊。

小太子哭红了鼻子，扑过来抱住我，「母后，师父说他要离开皇宫了，你快拦住他呀！」

我呼吸一滞，他要离开皇宫？

是因为那天我说的那些话吗？

我心里一团乱麻，不知道该做何反应。

他离开皇宫，是不是就意味着，我和他永远都没有见面的可能了。

我鼻头酸了酸，堪堪忍住，在心里安慰自己，挺好的，他就该离我远远的，最好永远不再相见。

我咬咬牙，忍住眼泪，摸摸小太子的脑袋，「平儿，聚散终有时，师父的善缘不在此处，让他走吧，别哭。」

「呜呜呜，为什么呀！师父为什么要走，是平儿不好吗？」

他哭得很凶，陆沉渊却始终没说话，眼神一直落在我身上。

别看了，再看我也要号啕大哭了。

我深吸一口气，扯了个笑，「陆先生，一路走好。」

他仍旧看着我，平静地笑笑，「嗯。」

「师父别走！」

小太子抽着鼻子，从我怀里挣脱，跑进了房里，捣鼓了好一阵子，抱着个小箱子跑了出来。

「师父。」他抽噎着，打开箱子，一件一件地给陆沉渊看，「这是母后为我求的平安符，这是父皇送我的玉坠，这是我自己雕刻的大侠，还有这些，都是我的宝贝，你带上，你都带上！」

陆沉渊看了一会儿，推开他，「殿下，这太贵重了。」

小太子坚持，红着眼睛道：「你带着，师父，你说带我浪迹江湖，如今定是不作数了，你带着这些，就像把平儿带在身边一样。」

这话说得我的心都颤了一下，浪迹江湖，我也曾神往啊，可是，我们谁都没能跟他一起去。

陆沉渊轻叹一声，接过了小箱子，抱在怀里捂了捂，随后对我说道：「皇后娘娘，这一去，恐怕余生再不能相见了，你多保重。」

我的心绞着，说不出再见。

他真的要走了啊，那个满腔赤忱，说心悦我的人，被我推开的人，真的要走了。

「保重。」他重复一遍，扫了我一眼，转身要走。

「陆先生！」

我还是叫住了他，眼眶有些湿，看着他转过来，与他对视，却不知道要说什么。

我只是，无法接受我真的要永远失去他了。

怔忡良久，我问他：「能为我画一幅像吗？」

他是我抓不住的绕指春风，可是我想，至少留下一点什么，给我一个念想。

他有些意外。

我努力笑着道：「你这一走，说不定，就要变成举世闻名的豪侠了，留一幅画，我将来还能跟人夸耀。」

他沉默良久，在想什么呢？眼前这个女人，两日前才让他别把自己太当回事的女人，现在又要求他的画，是脑子坏了吗？

他定是厌恶的吧，我的心沉下来，是我犯糊涂了，我在说什么胡话？就该让他赶紧走才好。

我抬眸，正要说算了，他却淡淡笑了笑，「好。」

他的笑意，温温浅浅，总能让人心弦一动。

我不敢看他的眼睛，转身进屋，为他备好了笔墨纸砚，又去换了身装束。

头发高高束起，浑身唯一的首饰便是一枚白玉簪子，衣袖紧束，腰间别刀，活脱脱一个女侠，这是我仿着陆嫣，请人做的一身。

陆沉渊讶异地瞧着我，眸中思绪万千。

「怎么了？」我问。

「没事。」他摇摇头，终究没再多说什么，提笔画了起来。

他画得很慢，一笔一画，都极为谨慎。

我想起他画嫦娥时也是这样，不由失笑，他不会把我也画成那样吧？

那样，也很好，那是沾着他温度的墨。

是我唯一能留下的东西了。

天色渐晚，外面有人来催：「皇后娘娘，该去乾元宫啦。」

除夕夜，我该去陪皇帝吃年夜饭了。

陆沉渊还没画完，小太子着急地摇摇他的手，「师父，你慢慢画，好不好？明日再走，好不好？」

他静默片刻，摸摸小太子的头，看着我说道：「我等你们回来。」

「师父可要说到做到！不许骗人！」

「不骗你。」

小太子高兴得蹦了起来。

我没换衣装，牵着小太子去了乾元宫。

皇帝咳了半天，才在我的服侍下起床，穿衣洗漱，坐上餐桌。

「皇后怎么穿着这样？」他难得关心一次我的衣着。

「这是……今年的新样式，旁人这么打扮了，臣妾也想尝个新鲜。」

「是吗？」他嗤笑一声，「不伦不类的。」

我低头笑了笑，懒得理他，默默添菜，我坐在他和小太子中间，为了方便同时照顾到两个人。

天彻底黑了，皇帝吃了几口饭，便让我倒酒，陪他喝几杯，他身子已经很差了，酒却还是不离手，我不喜饮酒，但是过年嘛，喝一点也无妨。

平儿瞧着好奇，拿过我的酒杯想尝一尝，被皇帝一筷子敲在了脑门上，「你这么小个孩子，喝什么酒！」

他只好放下来，闷闷不乐地摸摸头。

皇帝见他不开心，便从身下拿出了一个小盒子哄他。

「哇！新年礼物！」他欢欢喜喜地拿过小盒子大开，将里面的一对玉虎摸了又摸。

皇帝笑着问他：「平儿有什么愿望吗？」

小太子想了想，说：「平儿希望所有人都高高兴兴的。」

说完又问我：「母后的礼物呢？」

我捏捏他的鼻子，「明天才能给你哦，去年也是初一给的呢。」

他眼睛亮了，问我：「是什么呀？」

我笑，「不告诉你，你可以期待一下。」

「嘿嘿，好。」

那礼物，就是我给他锻造的小剑，上次陆沉渊拿过来以后，我就一直放在枕边，打算找机会送给他的。

那柄剑很漂亮，他一定会喜欢。

后面的时间，我们吃着饭，默默无言。

小太子渐渐困了，皇帝便叫人抱着他去后面歇下。

没一会儿，我也困了，可还得守岁，不能走。

皇帝自顾自地给我倒了一杯酒，忽然问道：「皇后，这些年，朕待你如何？」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问这个，愣了一下，道：「皇上待臣妾极好。」

「是啊。」他感慨道，「朕待你不薄，让你做皇后，给你父兄加官晋爵，这是多少人求也求不来的恩宠，你这一辈子，也值了。」

我神经一跳，隐约有一些不祥的预感。

「是，皇上的恩惠，臣妾三生难忘。」我按了按胸口，「皇上，臣妾有些不舒服，可以先休息一下吗？」

他扫了我一眼，「等等，再坐一会儿，马上，就有贵客要来了。」

我越发不安，手指几乎要捏破衣裙，尽量镇定地问道：「什么贵客？」

话音刚落，外面便突然门破开的声音，随后是厮杀声，刀剑相撞，惨叫连连。

「瞧，这不就来了。」他喝下一杯酒，目光狠戾。

我心脏一滞，直觉要出事，才要逃，背后却不知哪里窜出来一个侍卫，将我按在了地上。

「皇上……」

「闭嘴，贱人！」

他骂了一句，与此同时，砰的一声，大门被人一脚踢开，寒风裹挟着雪花呼啸而入，我被压迫得喘不上气，困难地抬眼，竟看见了一身银甲的容时。

他发上结着风霜，指尖沾着些血迹，握着剑，站在门口，看见被控制的我时，眼底有一闪而过的讶异的慌乱。

但很快就恢复了镇定。

皇上平静地喝了一口酒，「时儿来了。」

容时扫了我一眼，随后瞧着他，声音穿透呼啸的风雪，「父皇好像知道我会来？」

「朕当然知道，时儿，你是不是真的以为，朕老糊涂了？」

容时疑惧地盯着他，定在原地，握紧了手中的剑。

皇帝瞧着他，大笑起来，啪地将酒杯摔在了地上。

无数黑衣人破窗而出，和容时的亲兵们对峙。

容时一惊，很快恢复冷静，拔出剑，做出防备的姿态，「父皇还知道什么？」

皇帝笑得发癫，眼泪都掉下来了，他说：「朕知道的太多了，时儿，你以为朕真的又瞎又聋？上次宫宴，你以为你真的做得很干净？」

「朕全知道。」

「你诱骗他们，和他们里应外合，又出卖他们，骗取朕的信任，你以为朕看不出来？」

「你联合朝臣，出兵西凉，为自己积累权势声望，你以为朕看不出来？」

「时儿，朕的父皇，有十四个儿子，你以为，朕是怎么当上皇帝，怎么走到今天的！」

「朕一直不揭穿，只是想看看，你为了当皇帝，能做到什么地步，你没有让朕失望，你像朕，太像了。」

他的手颤抖着，面上的笑意丝毫不减，眸子因为兴奋而亮着。

原来他什么都知道，那我和容时的事，他也早就知道了吧。

他一直没有揭穿，一直看我们做戏，就是为了最后，将我们一口咬死。

这才是他，看起来昏庸无能的老皇帝，才是真正的猎人。

容时讶异片瞬，咬了咬牙，问道：「所以呢，父皇全知道，为何不杀了儿臣？」

「朕为什么要杀你，你是唯一一个，跟朕那么像的孩子，朕哪里舍得，时儿，你想当皇帝吗？嗯？」

容时盯着他，「想，做梦都想。」

「好！」

皇帝拍掌而笑，眼神狠恶，「朕可以让你当皇帝，只有一个条件……」

他抽出腰间的匕首，扔在我面前，「杀了她，割下她的头颅，朕便退位，让你名正言顺地当皇帝。」

匕首落下时，我瑟缩了一下，无法否认，我害怕。

杀了我，容时便能坐上他梦寐以求的宝座了，他走了那么远，不可能为我而停。

我知道会有这么一天的，我本来也没想过，自己能有什么好下场，只是这么突然，我甚至，来不及有个心理准备。

容时走上前来，拿起匕首，细细端详。

皇帝催促道：「你在犹豫什么？时儿，杀了她，你就能名正言顺地当皇帝了。」

容时把那匕首瞧了又瞧，忽然笑了，他盯着皇帝，缓缓道：

「父皇，你知不知道，乾元宫外还埋伏着两千精兵？儿臣，不需要什么名正言顺。」

他踢开钳制我的人，一手扶着我起来，一手挥剑指着皇帝，「江山和母后，儿臣都要，父皇不肯退位，儿臣不介意，做个弑父杀君的逆臣。」

皇帝讶异片瞬，瞧着剑尖，一动不动，忽而看向我，笑了，「时儿，你以为，你救得了她？」

疼。我的腹部疼痛不已。

我捂住肚子，痛苦地弯下腰。

容时微微一愣，茫然问道：「你怎么了？」

我看向皇帝，他扫了我一眼，目光狠毒。

我突然明白，不管容时杀不杀我，我都活不了了。

皇帝瞧着容时，悠悠道：「时儿，你很像朕，唯一不像的地方，就是朕不会为女人所累。朕猜到你下不了手，所以，朕替你做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我已经痛苦地跌在了地上，身体蜷缩，像一只烧焦的虫子。

起初我以为，腹痛只是因为被人踩在地上，直到刚才看见皇帝的笑意，我才恍然大悟。

他给我下了毒，在我的酒杯里下了毒，他从一开始，就非取我性命不可。

「做皇帝，就该断情绝爱，这是朕教给你的，最后一件事。」

容时的手抖着，慌乱头一次爬上他的面容。

他收剑扑过来，将我抱住，紧张得声音都在微微颤抖，「琦蓝，你怎么了？你哪里疼？」

「我，我肚子好疼。」

「太医，传太医！」他狂喊着，可是没人动，这时候，谁会去找太医呢。

何况，没用的，皇帝要杀我，用的必定是无解的毒药，我活不了的。

一声巨响，乾元宫外的精兵冲了进来，同里面的黑衣人厮杀在一处。

很快有人冲了进来，将皇帝抓住。

也有顽抗的黑衣人打进了殿内，四周一片混乱。

我疼痛难忍，瞧着那游到了半空的月，忽然惊了一惊，已经很晚了。

我揪住容时衣领，艰涩道：「我，我要回去，陆沉渊还在等我呢。」

他还在等我回去呢，他给我的画还没画好，我还没看呢。

「别乱动，琦蓝，吐出来，试着吐出来！」

容时试着将手指伸进我的咽喉抠挖，因为太过紧张，手颤抖得很厉害。

我一阵恶心，翻身呕吐，真的吐了些酒水出来。

他一喜，抱住我想要站起来，「你坚持住，我带你去找太医！」

还没起来，我心口一痛，哇地吐出了一口鲜血。

好痛啊，我无力地闭上眼。

「陆琦蓝！别睡，你醒醒！」

有滚烫的水滴溅在我脸上，我睁开眼，瞧着容时。

他居然哭了，容时也会哭啊，我以为，他这样冷血的人，没有感情呢。

疼痛从腹部蔓延至心脏，随后像瘟疫一样，传遍每一个指节，我全身上下，没有一处不痛。

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要活过，不想死啊，再给我一点点时间，好不好？

我双拳紧紧攥着，几乎要将手心抓破。

「琦蓝，我错了，我再也不欺负你了，以后你想做什么，想和谁在一起，我都由着你，好不好？你别睡，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容时抱得很紧，声音喑哑绝望。

他的背后，一个太监跑了出来，扑倒在冷眼看戏的皇帝面前，「皇上，太子殿下他，他吐血了！」

死一般的沉寂。

皇帝两眼圆瞪，慌乱地起身，却狼狈地摔在了地上，呼喊着重，「平儿！平儿！」

怎么会这样。

容平啊。

我噗的一口血吐出来。

我可怜的小容平，他一定是在吃饭的时候，偷偷尝了我的酒。

他才，他才十岁。

「容平！」

我痛苦地喊出他的名字，浑身脱力。

几乎用尽全身力气，才抓住容时的衣裳，用微不可闻的声音求他：「救救容平，救救他。」

可是他好像听不见，一个劲儿地叫我的名字。

又一个太监又冲了出来，哭道：「殿下他，没气儿了。」

心脏前所未有的绞痛，一半是毒发，一半是绝望。

「陆琦蓝！」容时疯了一般地唤我，想要让我清醒。

可是我撑不住了。

容平。

好可惜啊，我的容平，他还没有看见我送他的剑。

那柄剑漂亮极了，他拿到的话，一定会很高兴。

小小的容平，背一柄小小的剑，守着宫廷里的小江湖，做一个小侠客。

那是他最大的梦想了。

那么乖，那么听话的容平啊。

好可惜啊，我还没来得及给他。

我绝望地闭眼，一呼一吸都越发艰难。

耳边传来容时模模糊糊的声音，「琦蓝，别睡，别丢下我，求求你！」

「你不是想见他吗？我带你去见他，你别睡！陆琦蓝！」

我的心又是一痛。

陆沉渊还在等我和容平回去呢。

我们俩，一个都没能回去。

好可惜啊，我还没有看见他给我作的画呢。

好可惜啊，不想死在这里啊。

「陆琦蓝，醒醒，我求求你了！我带你去找太医！你别放弃！」

身子颠簸起来，容时在抱着我狂奔。

我努力睁眼，看见的却只有一片黑。

我不想死，也不知道，该如何回顾我这一生。

我从一出生起，就被教导要做一个大家闺秀，到及笄，入宫，从来都在努力做一个乖乖女。

入宫后，即便皇帝，我的夫君，已经很老了，我仍然视他为我
的唯一，循规蹈矩，乖顺听话，因为这样，才能保陆家的荣
耀。

而陆琦蓝自己想要什么，并不重要，那些懵懂的，压抑的欲
望，即便在心里多想一会儿，都觉得罪过。

直到我成了皇后，那个野心勃勃的少年，用充满爱意的眼睛抚慰我，内心深处叛逆的小兽才开始反抗。

清冷端庄的皇后决定坠下神坛，在痛苦和欢愉的交织中，放纵了一回又一回。

我很清楚和他在一起是错的，但至少，他让我在平静如死水的生命里，看到了一朵漂亮的水花。

我知道自己或许会溺死在里面，但，总好过被无望的生活温水煮蛙。

爱情什么的，我不是没有奢望过，可是，我也很清楚，他给我的一切，全部都是基于算计的利用。

伴随利用价值而生的爱，也会在没有价值的那一天归零。

哪有什么纯粹喜欢啊，骗人的吧。

我以为不存在，就算有，我也没那个福气。

可是，这么不堪的我，却真的有幸，得到了一份纯粹，不掺杂质的喜欢。

那个人，他那么好，那么好，好得我配不上。

我多想跟他走啊，逃离这个生满刺的囚牢，和他浪迹江湖，看遍人间烟火。

可惜，有太多顾虑，太多身不由己，逼我将他推开。

如果不是以这样的身份遇见该有多好。

如果，早一些遇见，该有多好。

刀剑的碰撞声，容时的嘶喊声，越来越轻，直至消失。

身体忽地一轻，我终于不再痛了。

混沌中，眼前忽然亮了起来。

一幅画卷慢慢展开，我好像看见了陆沉渊跟我描述的那个世界。

寒江孤影，江湖剑客。

这一生，终是来不及了。

宫里的厮杀持续到天明，在大年初一的那个早上，一切归于宁静。

所有的细节都被抹去，史书上只说，先帝驾崩，改立宁王。

没有人知道那晚，新皇抱着先皇后的尸体在雪地里跪了多久。

也没有人知道，在后来的很多年里，新皇的寝宫为什么会挂着一幅未完成的画。

宫中又进了一批美人，皇帝醉了酒，斜倚在榻上小憩。

酒杯掉了下来。

一个美貌舞姬爬上前去，捡起酒杯，轻声唤道：「皇上？」

皇帝睁开惺忪的眼睛，恍惚着笑道：「唔，母后，你来了。」

随后便低头吻了上去。

舞姬慌乱不已，她不知道皇帝为什么要唤她母后，更不知道皇帝为什么要吻她。

但因为这个吻，她被封为了贵人。

有妃子在皇后面前叫苦，说近日新来的那位贵人，仗势欺人，把宫里的姐妹们都要欺负死了，皇后娘娘，您管不管呀？

皇后慢慢地染着指甲，看向她，讽刺地笑笑。

妃子当初凭借与那人七分像的脸，在宫中横行霸道。

如今来了个八分像的，压了她一头，便急了，原来她也知道，什么叫欺负人啊。

真晦气，皇后心想，她们长着与那人七八分相似的脸，却没有那人的一分好。

简直是对那人的亵渎。

眼见妃子越说越急了，皇后这才抬眸笑笑，别急，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人，总会把自己作死的。

她说的没错。

过了两天，那位贵人在皇帝的寝宫里看见了那副未完成的画，觉得难看，摘了下来。

这一摘，把自己的脑袋也摘没了。

俊美的内侍一边给皇后捏腿，一边替她担心，说，娘娘，您对皇上总这么冷冷淡淡的，可怎么行啊，宫中的女子，没有皇帝的宠爱，寸步难行呢。

皇后想了想，捏住他的下巴问，那假如，我成了皇帝呢？

内侍一惊，撞进了皇后眼中，那是在女子中，少见的勃勃野心。

和宫中的钩心斗角不同，青山寺下的小镇，是一派热闹安宁的景象。

一身白衣的剑客走进酒楼，他容貌俊美，气质出尘，若不是腰间挂剑，眸中散发着冷气，没人敢信他是个剑客。

真奇怪啊，小二看了又看，这位剑客腰间，为何别着一大一小两柄剑呢？

莫非，是传闻中的双剑客？

厉害，小二心中暗赞。麻溜地跑到他身边，笑着问他：「客官，几位啊？」

剑客靠窗而坐，取下腰间的小剑，搁在桌上，瞧着小二，淡淡道：「三位，三壶酒，菜随便上。」

小二莫名觉得他气场很强，不敢多说话，赶紧照办。

忙别桌的时候，还忍不住偷偷瞧他。

奇怪，坐了一下午了，也没别人来，被放鸽子啦？

小二有点心疼他。

又过了一会儿，小二再看，桌上只剩下一锭银子了。

年轻的剑客走出门很远，数名挑战者追上了他，要一较高下。

若能胜这传闻中的双剑客，他们将会名扬天下。

剑客瞧了瞧挑战者们，摸了摸腰间的小剑。

琦蓝，平儿，我带你们看看，什么是江湖。

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版权归 www.zhihu.com 所有